中阿含經卷第六　　履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舍梨子相應品瞿尼師經第六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尒時瞿尼師比丘亦遊王舍城在無事室調笑憍傲躁擾喜忘心如獼猴瞿尼師比丘為少緣故至王舍城是時尊者舍梨子與比丘衆俱中食已後因小事故集在講堂瞿尼師比丘於王舍城所作已訖往詣講堂尊者舍梨子遥見瞿尼師來已因瞿尼師告諸比丘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敬重而隨順觀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无事多不敬重不隨順觀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不敬重不隨順觀若在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敬重令隨順觀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不調笑而不躁擾諸賢若无事比丘行於无事多行調笑而躁擾者則

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
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
多行調笑及於躁擾若至衆中亦致
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
行於無事當學不調笑令不躁擾諸
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不畜生
論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畜
生論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
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无事
行於無事多畜生論若至衆中亦致
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
行於無事當學不畜生論諸賢无事
比丘行於无事當學不憍慠及少言
說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行
憍慠多言說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
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
賢無事行於无事多行憍慠及多言
說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
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不
憍慠及少言說諸賢無事比丘行於
无事當學護諸根諸賢若无事比丘
行於無事多不護諸根者則致比丘
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

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不護
諸根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
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
護諸根諸賢无事比丘行於無事當
學食知止足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
无事貪餘多食不知足者則致比丘
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
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貪餘多
食不知止足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
數詰責是故諸賢无事比丘行於無
事當學食知止足諸賢無事比丘行
於無事當學精進而不懈怠諸賢若
无事比丘行於無事多不精進而懈
怠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
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
於無事多不精進而反懈怠若至衆
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
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精進而不懈
怠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正
念及正智也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
無事多無正念無正智者則致比丘
訶數詰責此賢无事何為行無事所
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无事多無正

念及無正智若至衆中亦致此丘訶
數諸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
事當學正念及正智也諸賢无事此
丘行於無事當學知時及善時也不
早入村而行乞食亦不晩出諸賢若
無事比丘行於無事早入村邑而行
乞食又晩出者則致比丘訶數諸責
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
賢无事行於無事早入村邑而行乞
食又復晩出若至衆中亦致此丘訶
數諸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
事當學知時及善時也諸賢无事比
丘行於無事當學知坐及善坐也不
遍長老坐為小此丘訶諸賢若无事
比丘行於無事遍長老坐為小此丘
訶者則致比丘訶數諸責此賢無事
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
於無事遍長老坐為小此丘訶若至
衆中亦致此丘訶數諸責是故諸賢
无事此丘行於無事當學知坐及善
坐也諸賢無事此丘行於無事當學
毗論律阿毗曇何以故諸賢无事此
丘行於無事時或有来問律阿毗曇

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不知荅
律阿毗曇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
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
无事行於無事不知荅律及阿毗曇
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
律阿毗曇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
當學共論息解脫離色至無色定何
以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時或
有來問息解脫離色至無色定諸賢
若無事比丘行於无事不知荅息解
脫離色至無色定者則致比丘訶數
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以者
何此賢无事行於無事不知荅息解
脫離色至無色定若至衆中亦致比
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
於无事當學共論息解脫離色至無
色定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
共論漏盡智通何以故諸賢無事比
丘行於無事時或有來問漏盡智通
諸賢若无事比丘行於無事而不知
荅漏盡智通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
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

賢無事行於无事而不知吝漏盡智
通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
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共
論漏盡智通是時尊者大目揵連亦
在衆中尊者大目乹連白曰尊者舍
梨子但無事比丘行於无事應學如
是法非謂人間比丘耶尊者舍梨子
荅曰尊者大目揵連無事比丘行於
無事尚學如是法況復人間比丘耶
如是二尊更相稱說讚歎善哉聞所
說已從座起去

敬重無調笑　不畜生論歠　護根食知足
精進正念智　知時亦善坐　論律阿毗曇
及說息解脫　漏盡通亦然

瞿尼師經第六竟　千七百四十字

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梵志陁然經第七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加蘭哆園與大比丘衆俱共受夏坐
尒時尊者舍梨子在舍衛國亦受夏
坐是時有一比丘於王舍城受夏坐
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
王舍城往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
彼一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

礼足却坐一面尊者舍梨子問曰賢
者從何處来於何夏坐彼一比丘荅
曰尊者舍梨子我從王舍城来在王
舍城受夏坐復問賢者世尊在王舍
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
輕便氣力如常耶荅曰如是尊者舍
梨子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
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復
問賢者比丘衆比丘尼衆在王舍城
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
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荅
曰如是尊者舍梨子比丘衆比丘尼
衆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
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
盡樂聞法復問賢者優婆塞衆優婆
夷衆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
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
法耶荅曰如是尊者舍梨子優婆塞
衆優婆夷衆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
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
佛盡樂聞法復問賢者若干異學沙
門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體康強
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

見佛樂聞法耶答曰如是尊者舍梨
子若干異學沙門梵志在王舍城受
夏坐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
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復問
賢者在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陁然
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賢者識耶答曰
識之復問賢者梵志陁然住王舍城
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
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答曰尊者
舍梨子梵志陁然住王舍城身體康
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
欲見佛不樂聞法所以者何尊者舍梨
子梵志陁然而不精進犯於禁戒彼依
傍於王欺誑梵志居士依恃梵志居士
欺誑於王尊者舍梨子聞已於舍衛
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
衣持鉢從舍衛國往詣王舍城住竹
林加蘭哆園於是尊者舍梨子過夜
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行乞食
乞食已竟往至梵志陁然家是時梵
志陁然從其家出至泉水邊苦治居
民梵志陁然遙見尊者舍梨子來從
坐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
子讚曰善來舍梨子舍梨子久不來

此於是梵志陁然敬心扶抱尊者舍
梨子將入家中為敷好床請使令坐
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梵志陁然見
尊者舍梨子坐已執金澡灌請尊者
舍梨子食尊者舍梨子曰止止陁然
但心喜足梵志陁然復再三請食尊
者舍梨子亦再三語曰止止陁然但
心喜足是時梵志陁然問曰舍梨子
何故入如是家而不肯食荅曰陁然
汝不精進犯於禁戒依傍於王欺誑
梵志居士依傍梵志居士欺誑於王
梵志陁然荅曰舍梨子當知我今在
家以家業為事我應自安隱供養父
母瞻視妻子供給奴婢當輸王租祠
祀諸天祭餟先祖及布施沙門梵志
為後生天而得長壽得樂果報故舍
梨子是一切事不可得疑一向從法
於是尊者舍梨子告曰陁然我今問
汝隨所解荅梵志陁然於意云何若
使有人為父母故而行作惡因行惡
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
地獄已獄卒執提極苦治時彼向獄
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

以者何我為父母故而行作悪云何陁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荅曰不也復問陁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妻子故而行作悪因行悪故身壞命終趣至悪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妻子故而行作悪云何陁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荅曰不也復問陁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奴婢故而行作悪因行悪故身壞命終趣至悪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奴婢故而行作悪云何陁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荅曰不也復問陁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王為天為先祖為沙門梵志故而行作悪因行悪故身壞命終趣至悪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王為天為先祖為沙門梵志故而行作悪云何

陁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平脫此苦耶

荅曰不也陁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
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奉敬孝養父
母行福德業不作惡業陁然若族姓
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奉
敬孝養父母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
彼便為父母之所愛念而作是言令
汝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由汝
故安隱快樂陁然若有人極為父母
所愛念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陁然
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
財愛念妻子供給瞻視行福德業不
作惡業陁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
功德得錢財愛念妻子供給瞻視行
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為妻子之
所尊重而作是言願尊強健壽考無
窮所以者何我由尊故安隱快樂陁
然若有人極為妻子所尊重者其德
日進終無衰退陁然族姓子可得如
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愍傷奴婢給
恤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陁然若
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愍
傷奴婢給恤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

業者彼便為奴婢之所尊重而作是
言願令大家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
何由大家故我得安隱陁然若有人
極為奴婢所尊重者其德日進終無
衰退陁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
功德得錢財尊重供養沙門梵志行
福德業不作惡業陁然若族姓子如
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供養沙
門梵志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
極為沙門梵志之所愛念而作是言
令施主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
由施主故得安隱快樂陁然若有人
極為沙門梵志所愛念者其德日進
終無衰退於是梵志陁然即從坐起
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
舍梨子我有愛婦名曰端正我惑彼
故而為放逸大作罪業舍梨子我從
今日始捨端正婦自歸尊者舍梨子
尊者舍梨子荅曰陁然汝莫歸我我
所歸佛汝應自歸梵志陁然白曰尊
者舍梨子我從今日自歸於佛法及
比丘衆唯願尊者舍梨子受我為佛
優婆塞終身自歸乃至命盡於是尊

者舍梨子為梵志陁然說法勸發渴
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彼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遊王
舍城住經數日攝衣持鉢從王舍城
出往詣南山住南山村北尸攝惒林
中彼時有一比丘遊王舍城住經數
日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出亦至南山
住南山村北尸攝惒林中於是彼一
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礼足
却坐一面尊者舍梨子問曰賢者從
何處来何處遊行比丘荅曰尊者舍
梨子我從王舍城来遊行王舍城復
問賢者知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陁
然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耶荅曰知也
復問賢者梵志陁然住王舍城身體
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
欲數見佛樂聞法耶荅曰尊者舍梨
子梵志陁然欲數見佛欲數聞法但
不安快氣力轉衰所以者何尊者舍
梨子梵志陁然今者疾病極困危篤
或能因此而至命終尊者舍梨子聞
是語已即攝衣持鉢從南山出至王
舍城住竹林加蘭哆園於是尊者舍

梨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梵志
陀然家梵志陀然遥見尊者舍梨子
來見已便欲從床而起尊者舍梨子
見梵志陀然欲從床起便止彼曰梵
志陀然汝卧勿起更有餘床我自别
坐於是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坐已
問曰陀然所患今者何似飲食多少
疾苦轉損不至增耶陀然答曰所患
至困飲食不進疾苦但增而不覺損
尊者舍梨子猶如力士以利刀割頭
但生極苦我今頭痛亦復如是尊者
舍梨子猶如力士以緊索繩而纏絡
頭但生極苦我今頭痛亦復如是尊
者舍梨子猶屠牛兒而以利刀破於
牛腹但生極苦我今腹痛亦復如是
尊者舍梨子猶兩力士捉一羸人在
火上炙但生極苦我今身痛舉體生
苦但增不減亦復如是尊者舍梨子
告曰陀然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梵志
陀然於意云何地獄畜生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畜生勝也復問陀然畜生
餓鬼何者為勝陀然答曰餓鬼勝也
復問陀然餓鬼比人何者為勝陀然

答曰人為勝也復問陁然人四王天
何者為勝陁然答曰四王天勝復問
陁然四王天三十三天何者為勝陁
然答曰三十三天勝復問陁然三十
三天燄摩天何者為勝陁然答曰燄
摩天勝復問陁然燄摩天兜率陁天
何者為勝陁然答曰兜率陁天勝復
問陁然兜率陁天化樂天何者為勝
陁然答曰化樂天勝復問陁然化樂
天他化樂天何者為勝陁然答曰他
化樂天勝復問陁然他化樂天梵天
何者為勝陁然答曰梵天最勝梵天
最勝尊者舍梨子告曰陁然世尊知
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謂
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
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云何為四
陁然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
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
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
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
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陁然

世尊知見如来無所著等正覺說四
梵室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
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於
是尊者舍梨子教化陁然為說梵天
法已從坐起去尊者舍梨子從王舍
城出未至竹林加蘭哆園於其中間
梵志陁然修習四梵室斷欲捨欲念
身壞命終生梵天中是時世尊無量
大衆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遥見
尊者舍梨子来告諸比丘舍梨子比
丘聡慧速慧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
要慧明達慧辯才慧舍梨子比丘成
就實慧此舍梨子比丘教化梵志陁
然為說梵天法来若復上化者速知
法如法於是尊者舍梨子往詣佛所
稽首礼足却坐一面世尊告曰舍梨
子汝何以不教梵志陁然過梵天法
若上化者速知法如法尊者舍梨子
白曰世尊彼諸梵志長夜愛著梵天樂
於梵天究竟梵天是尊梵天實有梵
天為我梵天是故世尊我如是應佛
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無量百千衆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陁然經第七竟 三千三百三十一字
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教化病經第八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尒時長者給孤獨疾病危
篤於是長者給孤獨告一使人汝往
詣佛為我稽首礼世尊足問訊世尊
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
如常耶作如是語長者給孤獨稽首
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
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汝既為我問訊
佛已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為我稽首礼
彼足已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
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作如是語長者
給孤獨稽首尊者舍梨子足問訊尊
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
力如常不尊者舍梨子長者給孤獨
疾病極困今至危篤長者給孤獨至
心欲見尊者舍梨子然體至羸之無
力可來詣尊者舍梨子所善哉尊者
舍梨子為慈愍故願往至長者給孤
獨家於是使人受長者給孤獨教已
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
世尊長者給孤獨稽首佛足問訊世

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
力如常耶尒時世尊告使人曰令長
者給孤獨安隱快樂令天及人阿修
羅揵塔惒羅刹及餘種種身安隱快
樂於是使人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
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詣尊者舍梨
子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
舍梨子長者給孤獨稽首尊者舍梨
子足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
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尊者舍梨子
長者給孤獨疾病極困今至危篤長
者給孤獨至心欲見尊者舍梨子然
體至羸乏無力可来詣尊者舍梨子
所善哉尊者舍梨子為慈愍故往詣
長者給孤獨家尊者舍梨子即為彼
故默然而受於是使人知尊者舍梨
子默然受已即從坐起稽首作礼繞
三匝而去尊者舍梨子過夜平旦著
衣持鉢往詣長者給孤獨家長者給
孤獨遥見尊者舍梨子来見已便欲
從床而起尊者舍梨子見彼長者欲
從床起便止彼曰長者莫起長者莫
起更有餘床我自別坐尊者舍梨子

即坐其床坐已問曰長者所患今復
何似飲食多少疾苦轉損不至增耶
長者答曰所患至困飲食不進疾苦
但增而不覺損尊者舍梨子告曰長
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
凡夫成就不信身壞命終趣至惡處
生地獄中長者今日無有不信唯有
上信長者因上信故或滅苦痛生極
快樂因上信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
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長者莫
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
因惡戒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
獄中長者無有惡戒唯有善戒長者
因善戒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善
戒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
者本已得須陀洹長者莫怖長者莫
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不多聞
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
無不多聞唯有多聞長者因多聞故
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多聞故或得
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
須陀洹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
何若愚癡凡夫因慳貪故身壞命終

中阿含經卷第六　第二十張　履

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慳貪
唯有惠施長者因惠施故或滅苦痛
生極快樂因惠施故或得斯陁含果
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陁洹長
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
凡夫因惡慧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
生地獄中長者無有惡慧唯有善慧
長者因善慧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
因善慧故或得斯陁含果或阿那含
果長者本已得須陁洹長者莫怖長
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
見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
長者無有邪見唯有正見長者因正
見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見故
或得斯陁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
已得須陁洹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
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志故身壞
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
邪志唯有正志長者因正志故或滅
苦痛生極快樂因正志故或得斯陁
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陁
洹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
愚癡凡夫因邪解故身壞命終趣至

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邪解唯有
正解長者因正解故或滅苦痛生極
快樂因正解故或得斯陁含果或阿
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陁洹長者莫
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
因邪脫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
獄中長者無有邪脫唯有正脫長者
因正脫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
脫故或得斯陁含果或阿那含果長
者本已得須陁洹長者莫怖長者莫
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智故
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
無有邪智唯有正智長者因正智故
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智故或得
斯陁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
須陁洹於是長者病即得差平復如
故從臥起坐歎尊者舍梨子曰善哉
善哉為病說法甚奇甚特尊者舍梨
子我聞教化病法苦痛即滅生極快樂
尊者舍梨子我今病差平復如故尊
者舍梨子我往昔時少有所為至王
舍城寄宿一長者家時彼長者明當
飯佛及比丘衆時彼長者過夜向曉

教勅兒孫奴使眷屬汝等早起當共
嚴辦彼各受教共設厨宰供辦餚饌
種種腆美長者躬自敷置高座無量
嚴飾尊者舍梨子我既見已便作是
念今此長者為婚姻事為迎婦節會
為請國王為呼大臣為作齋會施設
大施耶尊者舍梨子我既念已便問
長者汝為婚姻事為迎婦節會為請
國王為呼大臣為作齋會施設大施
耶時彼長者而荅我曰吾無婚姻事
亦不迎婦不為節會不請國王及呼
大臣但為齋會施設大施明當飯佛
及比丘衆尊者舍梨子我未曾聞佛
名聞已舉身毛竪即復問曰長者說
佛何名為佛時彼長者而荅我曰君
不聞乎有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
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得
无上等正覺是名為佛我復問曰長
者說衆何名為衆時彼長者復荅我
曰有若干姓異名異族剃除鬚髮著
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佛學道是
名為衆此佛及衆吾之所請尊者舍
梨子我即復問彼長者曰世尊於今

為在何處我欲往見時彼長者復答
我曰世尊今在此王舍城竹林加蘭
哆園欲往隨意尊者舍梨子我作是
念若速曉者疾往見佛尊者舍梨子
我時至心欲往見佛即於其夜生晝
明想便從長者家出往至城息門
是時城息門中有二直士一直初夜
外客使入不令有礙一直後夜若客
使出亦不作导尊者舍梨子我復作
是念夜尚未曉所以者何城息門中
有二直士一直初夜外客使入不令
有导一直後夜若客使出亦不作导
尊者舍梨子出城息門出外不久明
滅還暗尊者舍梨子我便恐怖舉身
毛竪莫令人非人来觸嬈我時城息
門而有一天從王舍城至竹林加蘭
哆園光明普照来語我言長者莫怖
長者莫怖所以者何我本前世是汝
朋友名容器年少極相愛念長者我
本昔時往詣尊者大目乹連所稽首
礼足却坐一面尊者大目乹連為我
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
為我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賜

三自歸見授五戒長者我因三歸受持五戒身壞命終生四天王天住此城息門中長者逮去長者逮去去實勝往彼天勸我而說頌曰

得馬百匹女　車百滿珍寶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白象百最上　金銀鞍勒被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女百色端正
瓔珞花嚴身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轉輪王所敬　玉女寶第一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天說頌已而復勸曰長者逮去長者逮去去實勝往尊者舍梨子我復作是念佛尊祐德法及比丘衆亦尊祐德所以者何乃至於天亦欲使見尊者舍梨子我因此光明往至竹林加蘭哆園尒時世尊夜其向旦從禪室出露地經行而待於我尊者舍梨子我遥見佛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暐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㝵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歡喜前詣佛所接足作礼隨佛經行以長者法說頌問訊

世尊寐安隱　至竟眠快耶　如梵志滅度

以不染於欲 捨離一切 願逮得至要隱
心除無煩熱 自樂歡喜眠
於是世尊即便往至經行道頭敷尼
師檀結加趺坐尊者舍梨子我礼佛
足却坐一面世尊為我說法勸發渴
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我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
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
天法毀呰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
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我說如
是法已佛知我有歡喜心具足心柔
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
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
佛所說正要世尊即為我說苦習滅
道尊者舍梨子我即於坐中見四聖
諦苦習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我
亦如是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
道尊者舍梨子我已見法得法覺白
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
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
所畏即從坐起為佛作礼世尊我今
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
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

至命盡尊者舍梨子我即叉手白曰
世尊願受我請於舍衛國而受夏坐
及比丘眾時佛問我汝名何等舍衛
國人呼汝云何我即答曰我名須達
哆以我供給諸孤獨者是故舍衛國
人呼我為給孤獨尒時世尊復問我
曰舍衛國中有房舍未我復答曰舍
衛國中無有房舍尒時世尊而告我
曰長者當知若有房舍比丘可得往
来可得住止我復白曰唯然世尊我
當如是為起房舍比丘可得往来於
舍衛國可得住止唯願世尊差一佐
助尒時世尊即差尊者舍梨子遣尊
者舍梨子令見佐助我於尒時聞佛
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為佛作礼
繞三匝而去於王舍城所作已訖與
尊者舍梨子俱往至舍衛國不入舍
衛城亦不歸家便於城外周遍行
地為於何處往来極好晝不喧閙夜
則寂靜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
熱可立房舍施佛及眾尊者舍梨子
我時唯見童子勝園往来極好晝不
喧閙夜則寂靜無有蚊虻亦無蠅蚤

不寒不熱我見此已便作是念唯此
處好可立房舍施佛及衆尊者舍梨
子我於尒時入舍衛國竟不還家便
先往詣童子勝所白曰童子可賣此
園持與我耶尒時童子便語我曰長
者當知吾不賣園如是再三白曰童
子可賣此園持與我耶尒時童子亦
復再三而語我曰吾不賣園至億億
布滿我即白曰童子今已決斷價數
但當取錢尊者舍梨子我與童子或
言斷價或言不斷大共諍訟即便俱
往至舍衛國大決斷處判論此事時
舍衛國大決斷人語童子勝曰童子
已自決斷價數但當取錢尊者舍梨
子我即入舍衛國還家取錢以象馬
車轝負輦載出億億布地少處未
遍尊者舍梨子我作是念當取何藏
不大不小可此餘處持來布滿時童
子勝便語我曰長者若悔錢自相歸
園地還吾我語童子實不悔也但自
思念當取何藏不大不小可此餘處
持來滿耳時童子勝便作是念佛必
大尊有大德祐法及比丘衆亦必大

尊有大德祐所以者何乃令長者施
設大施輕財乃尒吾今寧可即於此
處造立門屋施佛及衆時童子勝便
語我曰長者且止莫復出錢布此處
也吾於此處造立門屋施佛及衆尊
者舍梨子我為慈愍故即以此處與
童子勝尊者舍梨子我即於此夏起
十六大屋六十拘絺尊者舍梨子時
見佐助然尊者舍梨子說教化病法
甚奇甚特我聞此教化病法已極重
疾苦即得除愈生極快樂尊者舍梨
子我今無病極得安隱願尊者舍梨
子於此飯食時尊者舍梨子默然受
請於是長者知尊者舍梨子默然受
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美淨妙
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令得
充滿食訖舉器行澡水竟敷一小床
別坐聽法長者坐已尊者舍梨子為
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
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
坐起去是時世尊无量大衆前後圍
繞而為說法世尊遥見尊者舍梨子
來告諸比丘舍梨子比丘聰慧速慧

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要慧明達慧
辯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實慧所以
者何我所略說四種須陁洹舍梨子
比丘為長者給孤獨十種廣說來佛
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教化病經第八竟 三千八百九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六 八千九百六十九字

初一日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